辽河套枪声

关东演义之四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杨大群 著

沈阳出版社

辽河金枪声

关东演义之四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杨大群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河套枪声/杨大群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3

（关东演义；之四）

ISBN 978-7-5441-4924-2

Ⅰ. ①辽… Ⅱ. ①杨… Ⅲ.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4297号

目 录

第 一 回 李银妞码头沿再次遇险
曾奶奶仗义气搭救孤女 ……001
第 二 回 小女婿闹迎亲中途停轿
大姑娘钻花轿误成伴娘 ……019
第 三 回 说苦难双流泪姐妹同心
逞恶霸两逼亲父子争妻 ……032
第 四 回 下横心拼死命希望渺渺
跳狼窝入虎穴前途茫茫 ……047
第 五 回 雁北飞老沈德思儿心切
刮南风八闺女旧情难舍 ……066
第 六 回 运枪船狮子坡横遭火攻
驱单车小公馆兄妹斗法 ……083
第 七 回 怀鬼胎闹分家难分难解
施淫威摆家宴其豆相煎 ……099
第 八 回 妮妮馆受机密菊开九月
放暗枪狗咬狗警察拦车 ……109
第 九 回 草头屯老沈德走投无路
柳毛甸八闺女巧布机关 ……122
第 十 回 霸瓜地夺砥柱破堤放水
下毒手害沈德水底沉冤 ……139

第十一回 老沈德托孙子掘坟自尽
八闺女移亲生投奔他乡 ……151
第十二回 为灾民闯寿厅声惊四座
你祝寿我哭兄一场双簧 ……162
第十三回 抖威风教军场联合演习
显气魄妓女院颁发勋章 ……177
第十四回 张学良去北平组建军部
霍铁北打官匪断路赠枪 ……194
第十五回 抚顺城买活人矿工悲愤
李老面捏泥人穷汉开心 ……210
第十六回 人换煤钱换枪瓦斯爆炸
血还血牙还牙拆庙砸碑 ……228
第十七回 雨夜里纵烈火“人圈”暴动
众矿工大游行冲破牢笼 ……243
第十八回 于三爷摆阔气经营明珠
匣话婶讲匣话迎接贵宾 ……256
第十九回 连雨天桃花水扬帆北上
拒搜查斗顽敌壮我民族 ……269
第二十回 开粥锅救穷人穷人更苦
辨航向识风雨风雨更急 ……283
第二十一回 使暗算兵工厂火车脱轨
打掩护青年会保存实力 ……299
第二十二回 铁麻子施骗局孤女落网
育婴堂溺婴儿罪恶滔天 ……317
第二十三回 五太太泼脏水怒骂恶棍
占标爷娶小妾自讨苦吃 ……333
第二十四回 痴银妞寻亲人自投监狱
智靖宇指明路巧占讲台 ……347
第二十五回 杨靖宇为战友出狱入狱
沈建华换阵地重返故乡 ……36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六回　霍铁北关帝庙砸碎泥像
沈建华中腰村学堂教书 ……384
第二十七回　小砥柱学写字拒不写沈
八闺女闯河汊偶遇情人 ……398

第一回

李银妞码头沿再次遇险
曾奶奶仗义气搭救孤女

一条黑影子从一片柳毛甸子里钻出来，这个人吃力地向前跋涉，倾斜着身子，拖条黑影子像在拉纤。这片柳毛甸子便成了一只大船，这人向前拽着，身子快扑倒在大地上了。

人都说，大辽河是条龙，身上的每根骨头节都是一个湾子。这里是辽河上游狮子坡地段，是个大甩弯，是龙的腰，两岸田地和树木，是龙的鳞。人是龙的子孙。树木茂密得赶进个兔子，会在树干上撞蒙了脑袋。里边藏着火狐狸、白眼狼，这些野兽在大白天就出来活动。这里也是胡子时常出没的地盘。官兵把胡子撵急了，他们就钻到这里藏起来避风。有些财主家扛大活的，还有受气的小媳妇逃出家门，也钻进这片柳毛甸子里躲灾避难。这些人，钻进去不是自己上吊，就是被狼啃了。眼前这个快要倾倒下的人，闹不好今夜就要喂狼了。

一眨眼工夫，太阳就要落山了，天上一块像黑盘子似的云彩形成了一堵黑墙，把整个西半天隔开遮挡住了。

人们说，辽河岸上有两块天，一块是彭大院管辖下的地盘，一块就是这狮子坡。尽管两地紧相连，可两下里水火不同炉。一个仰仗官势，是张作霖的干亲戚，在奉天城腰掖扁担横走。一个是受过皇封，赐过尚方宝剑和龙旗，从奉天城到北京城，一跺脚房瓦乱颤。彭家出门亮相，炮手成群。狮子坡施家出门亮相，前边打着龙旗，后边捧着尚方宝剑。张作霖在世时，彭家得势，彭三蝎子总想霸占狮子坡，还没容他下手，张作霖被炸死，他也就肚脐子出眼

儿——冒了底气。少帅张学良主持东北这块地盘，老百姓都瞪大眼珠子看着他的举动，看他怎样对待杀父之仇。后来只见他打了几个盘旋，先把五道旗换成青天白日旗。人们大张嘴喘口气，认为这一招子也许沾上点道理，不管怎么说，把中国这块土地连成一块玉了。不然日本鬼子这么眼馋，眼下又人单力薄的，这块土地早晚会被日本人掰下去生吞了。可是，张学良换旗之后又准备往关里发大兵，说是在中原之地又要打个冒烟。这样在没油水的锅里烙饼，折腾几个个儿就煳巴了。有什么办法呢？抽兵加税，把老百姓肚子全掏空了。闹不好，早晚之间，日本人要动手干了。到了那个时候，哭都哭不出气来。再这么翻过来掉过去的穷折腾，老百姓没个活路了。日本人得了势力，彭大院彭汉臣拿脸往日本人屁股上贴，等着变天。而狮子坡施家烧高香点大蜡，祭龙旗拜宝剑，老主人施坚说日本人是条黄泥鳅，看出要有点滚动，可他认为只能在稀泥里钻几个眼儿，翻不起大浪。不过施老太爷开始大批地准备枪炮，高垒炮台了，好像有那么一天，只要他一出头，就泥鳅钻豆腐下酒吃了。关于他和彭家，始终是互有戒心。他认为张作霖这杆大旗一撅倒，张学良眼眶子高，心眼小，自命不凡，正往关内挤肩膀，帮不上彭家的忙。彭家成了出水烂的小虾——臭货了。开头，也就不把彭汉臣摆在眼珠上了。近日，耳闻彭汉臣和日本人挂上了钩，打得火热，这可使施坚老太爷对彭家又刮目相看了。

狮子坡这片柳毛甸子，人家说这块地盘太富了，富得流油。彭三蝎子在世的年月，做梦都想把它划拉在自己名下，归到彭家的财产堆里。一直没得手脚。不过他也使了不少坏水，买动官兵以剿胡子为名，在这片柳毛甸子里大打出手，他还几次偷着移动界标。

狮子坡这个辽河湾子，像柳条篮子梁，在甩弯的漫漫凹里背风挡流沙。这里长的柳毛子，葱心那么绿，齐刷刷地从地面上钻出来，看着细柳柳的，风一吹像抖动的女人长发，真可谓袅娜多姿了。河淤土的地面上，长满了花朵。开着紫花的后老婆伞、小棒槌、枫头棵、老母猪耳朵、龙须菜、鸡爪芹；那黄色的鸡蛋黄花、羊奶子、山萝卜缨子、婆婆丁；开着淡红色花的车轱辘菜，叶子长

满刺儿的枪刀菜，像小铃铛似的歪脖菜；在柳毛子边沿上的“鞭杆子花，牛羊看见都放开腿跑，怕挨鞭子抽；那浅得像碟子的水坑，坑边上长满了蚂蚱腿、狗尾吊；往柳毛深处走，遍地都是猫儿眼，这种花早晨是浅蓝色的，中午是紫蓝色的，晚上哪怕有一点光晃着它，就变成紫白黄蓝四色，好像你往哪里走，这猫眼珠儿就盯住你不放开。辽河边的柳毛甸子里奥妙多了。不用说这里的景致，就说这里值钱的东西，多得用耙子搂。下一场雨，要采一茬油蘑、花脸蘑，草蘑，柳蘑，成几十担子往出挑。辽河岸上的蘑菇，炖鸡鸡味，炖鸭鸭味，炖兔子兔子味，夹在筷子上嫩得像凉粉，吃到嘴里香满腮，这里的蘑菇上过酒席大宴。这里柳条细长无疤疥，绵软得像牛筋，白得像抽出的银丝，编出的筐和花篮，装水不漏一滴，使劲踹上一脚，筐被踹扁了，回手再撑起来，不走模样，不折一根柳条。这里边的山鸡、鹌鹑、沙半鸡，都是上好口味的佳品。不用说土特产，就说每年砍下的烧柴，就能装几十列冒烟的火车。卖柳条赶上卖金条了。这段辽河水湾子，有深有浅，有沙滩有崖子，这里鱼虾成团成窝，不用说下网捞，就是用瓢舀，现吃都赶趟，真是站在水里，猛抬腿一脚能踢到岸上一条大鲤鱼来。这湾子的柳毛甸子，有许多奇特的传说。说是一根柳条有一种姿势，是千姿百态的柳仙。因此才形容漂亮的女人是杨柳细腰嘛！日久天长不少女人钻到里边去上吊，而吊死女人，头上又都插朵花、插根柳枝，这样就把柳仙给说成是柳妖了。说这柳妖很爱美，遍地花朵就是为她插戴生长的。她很妒忌，不让美丽的姑娘和漂亮的小伙子走进这柳毛甸子，害怕姑娘比她漂亮，还害怕小伙子使她着迷思凡。还说这柳妖手里有一千条鞭子，就是那袅娜舞动的柳枝，她对心眼不端正的人，柳妖会用鞭子抽得你两眼淌泪不止，使你肿眼圈儿，几天闭不上眼皮。柳妖手中还有成群的黄马蜂，长着红、绿、白、黄、黑毛的毛毛虫，黄马蜂子把你围住，像车轱辘转动带起的黄沙条子，嗡嗡得比刮风的响动还大呢，会把你的脑袋勾出紫蒜头大的疙瘩。那毛毛虫蜇人更厉害了，蜇伤的地方起肉棱子，越抓挠越火热的疼，好像从肉皮子里往外长毛。人们说遭到黄马蜂子勾的，毛毛虫蜇的人，都是遭了报应。平日里很少有人敢钻这片柳毛甸子。人们说这

片柳毛甸子是迷人的花网，花坛，花窖，是陷阱。但这时却见一个姑娘，胳膊肘上挎着个布包，钻进这片茂密的柳毛甸子里。

这个姑娘就是银妞。这阵她还不知道草头屯柳叶兰开枪击倒大长腿彭汉庆那码事，此刻，她胸腔里一颗复仇的心在燃烧，她哪里知道血债还没有讨还，又多了一笔血债。她一心想到奉天城，找到小南门里，按照建华哥留下的话，去找殷师傅。她要找个活干，有口饭吃，再找到监狱看望建华哥。日后，日子过得站住脚跟，不管费多大口舌，也要劝说沈德二叔，让他和叶兰嫂子、小砥柱搬奉天城住。就是吃苦头卖苦大力，也要活到建华讲的那种好年月的到来。她心里明镜似的，离开草头屯不能直奔码头沿过大辽河，那个码头沿是彭家狗嘴里的一颗牙，彭大长腿一抖马缰绳，就会从背后追赶上。

银妞一离开草头屯，就往辽河狮子坡的大湾子方向走，她知道过了这片柳妖甸子，就到著名的狮子坡了。这里用钻天杨树栽出一条林带，看着树梢头，都没有人敢接近。这狮子坡是受过乾隆皇上封过的领地。一提起狮子坡主人金盅施坚老太爷，就连当年的彭三蝎子也不免浑身打颤。说得邪乎点，一只乌鸦从杨树林带那边的彭家天地飞过来，施家看见准开枪打落下来。两边扛大活的、耪青的、打租的劳动人，踩错个脚窝儿，会打断腿骸骨。所以，人们说起彭家是麻舌头疼牙，说起金盅施家抖掉下巴。这样也倒好，在彭家受大罪的苦大力，趁黑更半夜逃过杨树林带，过到金盅施家，脱掉一只鞋卡在树桠杈上，那就算施家的人了。在清朝那阵，巨流城草头屯一带，还是荒草甸子，彭三蝎子还在开豆腐房的时候，不用说惹施家的人，就是施老太爷打个喷嚏，彭三蝎子也得当雷听。从打彭三蝎子贴上张大帅，那算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了。施家仰仗的大清朝虽然倒下了，可虎死还有三日威风，他家在京城里、黄河南北还有根基，踩下个脚印都有响动，也不是那么好惹的。这样，两家一时就后脑勺子对后脑勺子，谁也不搭理谁的脸了。知内情的眼明心亮，这两家都在暗中作劲儿，在明面笑，背地耍刀子。

银妞离开这从小生长的草头屯，她的腿脚发软。她想，红土岗

的房坐落，惹得家破人亡；乱葬岗子的亲人坟，也是一抔黄土；沈德二叔家的建华哥，被抓进了大狱。他们之间的感情，好像不知是一块啥样的布，一张啥样的皮把她的心紧紧地包住了。叶兰嫂子和小砥柱，是两颗滴滴溜溜火热的心，不用说离开一段时间，就方才这么几步，就像一股火烧到嗓子眼儿。她紧紧地咬着牙，觉得天往头顶上压，平川地都出现了陷脚坑。可她横下心，倒吸口气，只要心还跳，建华哥久后会为草头屯李、沈、于三家报大仇！她下决心穿过狮子坡，再渡过大辽河，一心扑奔奉天城。

银妞是个心中有数的姑娘，她断定彭大长腿到码头沿抓不住人，定会往这个方向追来，她不顾一切地钻进柳妖甸子。走了一阵，她觉得没有啥使她可怕的东西了，要很快地赶到奉天城。想到奉天城，她就联想到监牢狱里的建华哥。她有个落脚地方，就去那里看望建华哥。她这么想着，就觉得头顶上开晴，脚板落地硬实了，她在这旷野天地之间，更加存在了。她走到柳妖甸子跟前，她的心开朗起来，她把挎在胳膊上的布包，往胳膊肘上撸几把，两手很麻利地弯下腰，掳到怀里一大把野花。她回头看着草头屯的方向，在那灰白色的天空上，出现一只鹞鹰，像剥刀片似的翅膀斜立着从高空滑翔下来。太阳光把它下边的几片白云穿透了，那一束束的光像一把破伞的股子，照得身边大地通亮。她明白钻进这柳妖甸子，就逃出这把魔伞了。她是抱着野花钻进这柳妖怀抱的，好像这样柳妖会救她一把呢。

银妞走进这柳妖甸子，好像这里是块花毯，她的脚一踩上去，软绵绵的发颤。像她这样刚强漂亮的姑娘，投进柳妖的怀抱里，是祸是福；是灾是难，也是没法断定的，这片神秘的柳毛甸子，会给这孤身的一个姑娘安排个什么命运呢？

也许这么想：柳妖是通人性的，这么一个怀有对彭家刻骨仇恨的姑娘，投进了她的怀抱，她应当给予温暖和照顾才是。因此，当银妞腿脚刚迈进来，她就迅速合上绿色的帐子，给予这个还弱小的可怜的女人以保护了。柳毛甸子里里外外都很平静，连一只小鸟都没有惊动，一只小兔子都没有跳蹦一下。

银妞钻进林子没有走出多远，就感到两腿发软，身子一颤，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坐在这开满野花的地毯上了。手里的一大把野花铺散在地上，她双手按在花上，脸也压了过去，先是低声饮泣，接着就大喘气地放声痛哭了。

枝头的几只小岛，开头惊得飞起来，看看动静又落回枝头，串动着枝儿，叫了几声，看着这个可怜人儿，登落几片叶子，眨着明亮的小绿豆粒大的眼珠，尖尖嘴巴梳拢着羽毛没有飞开，好像有它做伴这姑娘会安静下来。

银妞先是在地上想这想那越哭越伤心，一直哭得嗓子眼发紧，眼圈发烧。哭着哭着她想，这哭顶啥用呢？是能哭翻了天，还是能哭塌了地？哭不死彭大长腿。索性一声不哭了，她挣扎着要站起身来，恨不得一步迈到奉天城，抓住建华哥的手，要他赶快回草头屯，接沈德二叔、叶兰嫂子和小砥柱，在她的生活中没有这些亲人，没法生活下去呀！她站起来，没有走出几步又摔倒在地上。她牙咬得嘎巴响，三番五次跌倒爬起来又走。一直走到太阳余晖都散尽了，一股阴森森的冷风把人身子包围了，她冷不丁打个寒战，两脚站立不稳又摔倒下了。头顶上的天空，眼看着像一层层黑纱蒙上来，天越发黑起来了，好像扣上口大锅。

银妞心里涌上一个念头，这大黑天走更平安，于是她两手抓住柳毛子哪怕爬出半步也不停下来，终于累得昏倒下去了。就在她倒下的一刹那间，她的脑海里好像有一盏明灯，闪闪烁烁地很明亮，就是一只手触在地上，她也感到了温暖，在她身边的柳树毛子，是无数可爱的柳妖，她们身上披满了柳枝、柳叶，光着脚丫在花丛上踏着，大辽河像镜子面似的，河湾子看得那么清楚，有的地方高出了岸边，使这里的柳毛子更翠绿了。这里一切都飘着香气，在银妞身边有小兔、锦鸡、小狗、小马蛇子、小田鼠。好哇，大辽河里的老鲇、小狗子鱼、白梭子鱼、麦穗鱼、黑鱼棒子，最后上岸的有辽河的大鲤鱼，浑身上下金翅金鳞的，腮帮子上还套个大柳圈，鱼翅上也戴着柳毛毛狗儿呢。也怪，这些鱼身子可以立起来，尾巴甩着跳起舞来了。一片树叶儿飘飘摇摇落下来，眼看就要落上银妞黑黑的头发上了。这时，只见一条黄光，一只像蜡打过的小黄雀一张小嘴叼住了树叶，然后又把树叶粘在枝上。接着树叶轻轻地摇动，有

唱得婉转动听的白脖百灵鸟，有翩翩起舞的大尾巴莲、三道白眉、青头鬼、红蓝颏颏、麻蹿、黑背黄肚囊的燕章，细尖嘴的花椒子，大白眼圈的画眉，一块大一块小白脸蛋的拙老婆搽胭脂。哎呀，还有一只从来没有看过的凤凰。这凤凰是银妞从小就往花样上描过，往鞋头脸上描过，往枕头顶上描过、绣过的凤凰。今天到底看见真凤凰的模样了。是这只金色的扇动着大翅膀的凤凰，把这些动人的漂亮的、说不尽数不清的小鸟都领来了，这是多么好的世界呀！银妞先头还是胳膊上挎着小布包的漂亮姑娘，好像她心里刚一动：这挎个小布包，多么不协调，多么不好看……她的眼睛往自己身上一扫，身子忽地打个旋转儿，只见有小鸟叼来花朵插满她的黑发，有大辽河鲤鱼给她穿鞋，巧手的小猴子在她身上描画花样，她忽地变成个仙女了，她一时还有点害羞，用双手去捂脸，腕上金镯儿叮当响。她不由得和大家拉起手儿，唱起歌来，跳起舞来，一会儿变成一条活泼的小鱼，一忽儿变成天真的小鸟，一眨眼儿她入了小白兔、小猴子的群了。这阵她的心里想的是：这柳妖甸子距离草头屯不算太远，才走有半天路，怎么这里这么自由呢？为何不把叶兰嫂子和小砥柱也领来，往后再把二叔也劝说来，再去把建华哥找回来，让他来看看，这里是不是他讲过的那个自由世界呢？

银妞想着脚步放慢下来，她不由得自问，我们家是得好了，可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人活受罪呀。彭三蝎子那样的恶人该怎么办呢？要挖多大多深的坑，才能把他们埋住不透臭气儿。这一切使她停住了脚步，随手从头顶上拔下一朵小黄花，这花长长的茎儿，她尖尖的手指一捻动，小黄花转得车轱辘圆，越转越大，越转越快，呼噜噜的黑风大刮起来，顿时眼前的一切都不见影了。

银妞感到头上小鸟给插的花朵被拔走了，头发根还麻酥酥地疼呢；脸上的胭脂被小鲤鱼的尾巴一甩，全扫光了，脸皮上还热乎乎地疼呢；身上的衣服被小兔子、小猴子的尖利的爪子给全抓下去了，身上肉皮儿一道道针尖划破似的火辣辣地疼呢！此刻，她心里并不太留恋这些穿着打扮，她觉得自己先有了这些，有点太过分，可她心里惦念的是，这柳毛甸子里的自由可别不见了。想着，她听

见，头顶上金钟齐鸣，抬头一看，那只金色的凤凰太大了，头顶天空，五彩缤纷的尾巴在大辽河里扫荡着，她嘴里叼着的就是方才她头上被小鸟插的那些花朵，方才她脸上搽的香粉、胭脂，就是凤凰身边翻滚着的彩霞，在凤凰脚上踩的祥云，都是方才小兔、小猴往她身上描画的花衣裳。这一切都被凤凰带走了。她道："凤凰大姐，这一切还给我吗？"眼见那凤凰一点头，张嘴叫了一声，这声音比敲金钟还好听。"银妞，你早到奉天城去！"金凤凰一张嘴，她那满嘴叼着的花朵全散落在大辽河水皮上，被河水悠悠地卷走了。

这时空中出现的是头戴柳圈，浑身披满柳树叶的柳妖，她一出现，大辽河两岸的柳树都摇摆起来了。银妞身子倾斜几下，忽然摔倒下了。在这摔倒的一刹那，她伸出右手紧紧地去掳左胳膊上挎着的小布包，同时睁开了眼睛，一片漆黑，近看、上看、下看都是黑洞洞的，耳边呼呼地刮着大风，柳毛子发出"丝溜丝溜"的啸叫，大辽河水冲刷着土岸子，发出"嗡哐嗡哐"的响动。哦，这是在河的浅滩和河汊子里叼鱼寻食的缩脖子老等的叫声，这叫声是天快亮了，它要找个树林去栖息了。

银妞头脑清醒了，她方才是昏倒在这柳毛甸子里。此刻，她是坐在一丛柳毛子根底下，胳膊上还挎着小布包。抬手摸摸头发和鬓角还有点发湿。只是感到腰有点发硬，口不太渴，肚子里咕噜响，她饿了。不由得伸手往小布包上捏几把，这是温柔贤惠的叶兰嫂子亲手给她打的包。她那时还哪有心思打个小布包。她手指摸到两块长巴咧的苞米面大饼子，还有几个鸡蛋呢！这使她心里一阵滚热，眼圈发湿滴下泪来，她把脸贴在小布包上，就像小布包在跳动。乖孩子小砥柱，经常拉住她的胳膊跳前转后，嘴巴蜜罐那么甜地叫着：姑姑，姑姑。沈德二叔这个跟亲爹一样的亲人，昨夜没有吃上她熬的止咳嗽的草药。叶兰嫂子夜里还挑灯花纳鞋底了吗？这是对建华哥爱得很深很深的女人。可是一夜之间她离开了草头屯！她再也止不住泪水了，好久没有抬起头，忘了饥饿。

晨曦像把大尖尖锥子，一下下地往柳毛甸子这块大围帐里扎下来，刺透了许多窟窿眼，接着像利剑似的银光射在柳树干上、枝

上、叶上，顿时，这柳毛甸子活跃起来了。先是几只迎着曙光的小鸟，“吱吱唧唧”叫着由树中间的枝条上，往树梢头上蹿动，接着一声长叫飞出了柳毛甸子。夜猫子扇着长长翅膀，低低地飞着，找寻柳树窟窿，钻进去休息了。没有飞去的小鸟三五只蹲在一根枝上，用尖嘴巴梳拢着羽毛，这也许是它们早晨的梳妆打扮。地皮上被阳光照着的小草，好像有点害羞似的偏着脸。这一切生机盎然，使银妞心坎里又燃起一把冲天大火，她要很快地渡过大辽河，去奉天城，找建华哥！

银妞一股激劲站起身来，一阵头晕目眩，她知道是饿的，从小布包里摸出一块大饼，连着咬几口，好像立刻周身增添了力气。她沿着柳毛子稀疏的地方往东北方向转悠。她边走着吃完了一块饼子，伸手摸出一个鸡蛋，鸡蛋皮上还涂着红色。她心里又热咕嘟一阵子，泪水文把眼珠泡上了。这是贤惠的叶兰嫂子，为她送行染的吉祥喜蛋。她的脚步又放慢了，心里转念：啥时一家人都进奉天城呢？像建华哥说的那样，女人也可做工。到那时，沈德二叔在家看砥柱子，她和叶兰嫂子都去做工。建华哥再有一年就放出监牢狱了，他还会干他的革命事情，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建华哥讲的重见天日，恶人会遭恶报。她又吃力地走着，柳毛子一排排从身边闪过，照射进来的阳光片量大了，野草野花在这春天里，都在争鲜斗艳地生长着，越往柳毛甸子外边走，这些花草长得更茂盛喜人。春天的风吹在脸上带着甜丝丝的气味。

太阳刚爬出大辽河岸边上的柳树梢头，东半天飞满胭脂云，在蓝蓝的天顶上，那一勾弯月很薄很亮，像打断一半的金镯子。从日月星的位置看出，已到月末二十七八了，银妞走出柳毛甸子，她大口地吞着带点凉爽的空气。大辽河远处有几只抢早潮的大帆船，已经漂过了河湾子，那几面白帆像是朝天空戳着的抹斜形的刀刃。此刻她身子很舒服，心里很冷静。昨天发生的彭大长腿逼婚的事又兜上心头。

银妞顺着河沿走到浅滩，蹲下身子掠水洗过脸，顺手把身上衣服扯平，把鞋子用草叶揩干净。站在风口上让风吹着身子，把藏在柳毛甸子里的柳树苦涩的气味吹干净。这才顺着河沿边往狮子坡码

头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自己。心想如果有人问我干啥要过河呢？她打定主意，把鸡蛋上的红色，往脸蛋上滚着，这样涂上两个红脸蛋，就扮成小媳妇了。这般模样就可以说是嫁出三天回娘家了。汉子莳弄庄稼闲不出手，只有小大姐孤自一人回娘家了。耳边响起民歌：小大姐走娘家，怀里抱着大冬瓜，走两步想想他，他在家里侍候妈……

银妞走到码头沿，今天是单日子东岸出船。这里的老乡规，西岸地盘广，西通新民、黑山、广宁、义县到朝阳，都归狮子坡金盅施家管辖。辽河东直到奉天城，就归在河东汪老逛大财主家管辖了，这样就分成单双日子出船了。河东岸的船还没有过来，早晨河面上冒着一股潮湿气，太阳光照射在河面上泛着金光。河水的响动不像夜里那么大了，好像几头老牤牛把脑袋缩到深水里去了。这阵水头撞在黑土崖子上像敲锣，水流子淌得很油腻，好像抑条沾水有个绵硬劲儿。银妞走得两条腿发酸，从柳毛甸子到河码头是个鲤鱼脊背状有上坡也有下坡，走得她浑身发热，满脸红扑扑的，鬓角头发被汗水沾在脸蛋上了。提上一口气，压压心里不平的情绪，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

这阵，蹲码头沿等着过河的人，老老少少有十来个。有个拄拐杖的老大娘，穿古装，像佘太君，上下嘴唇抽巴得像霜打的葫芦，包不住牙花子了，嘴里没一颗牙，说话吐不清字音，看模样她挺喜欢银妞，拄着拐杖往近前凑合，张着比包子褶还多的嘴唇“扑哧扑哧”地说：“媳妇，你是过河走娘家？”问得很亲热。

银妞也往老大娘眼前靠近些，这样有个接话搭茬的，省着八只眼睛都盯着，看得人好不自在。但她也没心思闲磨牙蹭嘴，只是微微笑一笑，点下头儿。

还有个蹲河沿码头卖烧饼的。此人每天公鸡张嘴他就蹲在这里，成年到辈子，屁股底下垫个破蓑衣，夏天遮雨，冬天挡雪，平日垫屁股，两片嘴唇磨得像老头叼出年月咬出凹凹的烟袋嘴子，耍惯了贫嘴，河里漂个秫秸棒，他也说得出是谁揩过屁股沟子，地面上滴溜溜刮个旋风，他也会说出这是哪村上吊死的小寡妇的屈死冤魂。这类货往往是吃码头的蛆虫，财主家的腿子。他一见银妞，两

眼就死死地盯上了，两只招风的耳朵像听见动静的兔子支棱起来了。

还有几个双手抱着膝盖，打蹲儿坐在背风地方，两眼瞪得溜溜圆等着过河，看模样是找短工扛大活的，也许身上有过河钱，也许腰内无分文，在心里琢磨着怎么哀求船老大能过河去。他们对河沿边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眼不看心不烦。

这个卖烧饼的还小有名气，在草头屯码头沿有卖烧饼的白搭，是有名的小孩拧麻花，他是哪股劲都随和。这狮子坡码头卖烧饼的叫红蜡油子，这家伙生来蔫拉巴唧的。财主丢猪他会看猪蹄印，财主丢猫他会闻腥味，财主放屁，他能伸手抓回来，这家伙称不起地头蛇，也是墙缝里的蝎子，屁股后头长暗沟。他注意上了银妞，就会装疯卖傻，扯皮溜沟。他一偏脸说："小妹子，你过河东，今天刮的那股风？"他舌头在嘴唇上舐上一圈。

银妞装没听见，把脸往拄拐杖大娘跟前偏一偏，把左胳膊上挎的小布包拉紧些，把胳膊肘贴近老大娘，让老人家扶着她胳膊，会站得舒服些。

红蜡油子舌头尖往上牙堂上舔个响，贱咧咧地说："小妹子，挺俊俏，心眼别像小辣椒，挎着小包干啥去？河东风大别扭了腰。过会儿老板打河款，小妹子没钱大哥给你掏。"说着贱咧咧地从破蓑衣上爬起身来，扯着两条小细腿（这类蹲河码头沿的，都蹲细了腿，像大脑袋蛆的小细尾巴），晃荡荡地走上前来了。

银妞仍然没有吱一声，把身子往老大娘身边靠近些，胳膊肘拐了大娘一下，她害怕碰倒了大娘，可她觉出胳膊肘一阵发麻，不是碰在老大娘枯干的胳膊上，而是撞在一块铁板上了。她不由得在心里纳闷儿：这老大娘好硬的身板。

红蜡油子凑近了，扯着黏不唧的味道说："小妹子为啥不搭茬，莫非心窝里少一划，丢下汉子回娘家，心里有个小情人，柳毛子根底下舔嘴巴。"说着就要动手动脚了。

当地风俗，在姑娘九天回门时，婆家送出门要高念喜歌，在婆家要迈过五道门槛，每走过一道门都要回回头，这叫鹿回头羊转身，想生身的娘家，也不忘生活的婆家。媳妇走过房门，要举手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